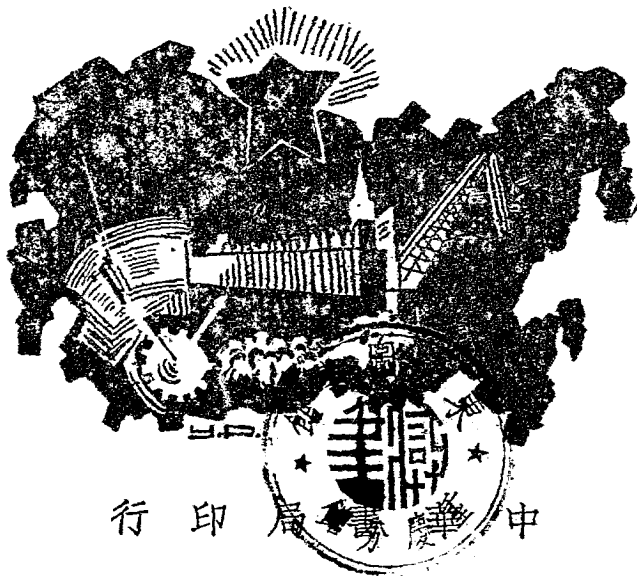


中蘇文化協會
蘇聯建設小說叢書

3

蘇聯的農業

主編 西門宗華
譯者 余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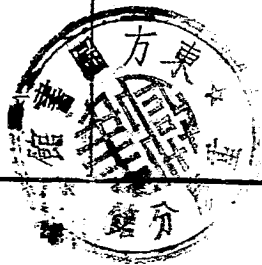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MG
F351.23
—
2

余長河譯

蘇
聯
的
農
業

中華書局印行



3 1797 9358 7

蘇聯的農業

一

集體農場是蘇聯農業生產的主要形態。千千萬萬的蘇維埃農民自動的合併了其零星分散農地，組織了大的集體農場，以求永遠消滅貧窮，提高勞動生產水準，和保證集體農場成員的較好生活。集體農場的主要生產手段均已社會化，即生產手段變為集體農場成員所公有的社會財產。社會化的生產手段包括了所有耕作牲畜，農業器具如犁播種機、耙、打禾機、收割機等，種子、飼養公共牲畜之芻秣，集體化經濟所需之農業建築及經營農產品之所有設備。在以前用以區分各個農民耕地的界標均已撤廢，大而完整的農場已經創設。

在蘇聯土地是為全民所共有的國家財產。政府以特種憑證免費的給予每個集體農場所佔有的土地以永久使用權，但所有土地均不得買賣或租賃。集體農場的每一家，在其房屋附近給予土地一小塊，以供其私人種植菜蔬之用。私人使用土地的面積，視當地的特殊環境而定，約四分之一公頃至一公頃。下列各物乃是非集體化的財產，仍為集體農場每家所保有，如住宅，個人享有的家禽，飼養牲畜之建築物，耕種其私有小塊農地之小農具，及所有個人與家庭使用之器具。集體農場每家所



能私有之大小家畜數目，常視集體農場之位置及性質而定。如在農地耕種佔主要地位而畜牧業比較發展之區域，則每家可保有牛一頭至三頭，豬一頭至三頭，綿羊及山羊二十五頭，家禽數目則無限制。在農地耕作不甚重要而畜牧成爲主要生產之地域，則每家可私有牛五頭，豬三頭，綿羊及山羊四十頭，家禽數目亦無限制。

政府透過了擁有大量曳引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的機器曳引機站，不斷給予集體農場以技術上的協助。這種爲國家所有的機器曳引機站，係根據精密計劃分配于全國。集體農場與其訂立合同由其從事犁田、播種、收割、打禾及其他工作，其報酬亦由農場支付。由于機器曳引機站的努力，使農民的創造力和政府在組織上及技術上的協助，以及政府的一般監督相互合作發揮到最高限度。以機器曳引機站爲媒介，使工業改變了農業，並且加強了工人和集體農民的合作。機器曳引機站就使農業勞動變爲工業勞動者了。

集體農場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工作的規定以及其所得之分配，均依集體農場組織法決定之。此項規章係以第二屆全蘇集體農民代表大會所採用，而經政府于一九三五年批准之標準法爲根據。根據集體農場組織法，其實物所得及金錢所得，一部分用以繳納政府，一部用以支付機器曳引機站的工作報酬，一部分用以設置各種基金如種子基金、保險基金等，此項基金每個集體農場均須設置。其所剩餘之所得，則根據每個成員所作之工作日單位而分配。

工作日單位係用以計算集體農場農民所做工作之質量及數量者，其決定係根據每日之平均工作

量。每種工作之工作日單位係分別決定，且顧及各地之特殊性及勞動機械化之程度。工作質量及數量之折合爲工作日單位乃由集體農場管理部負責計算，而由集體農場農民全體大會承認之。各地男女集體農場農民之每年最高工作日單位，視各地不同，約爲六十至一百日不等。如集體農場成員不能完成最低工作標準，而又無理由可以寬恕時，則視爲已脫離集體農場，喪失集體農場成員之一切權利。每個工作日單位之實物及金錢價值則由全集體農場之純實物收益及金錢所得總數決定之。換言之，集體農民之所得係以全部工作日單位數目爲準而分配于全體成員之間。因此每一個集體農場農民工作愈多愈好時，其所得工作日單位愈多，則其所分予集體農民之比例亦愈大。集體農場農民除因其社會勞動獲得工作日單位之所得外，此外尙可在其私有的土地，私有的牲畜及家禽方面獲取收入。

集體農場組織法保證了集體農場愈趨發達，而集體農民的物質幸福亦愈增加。同時，公私利益可以很和諧的打成一片。更重要的，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穀物的價格沒有激烈的變動，以致破壞農民豐收的幸福。在社會主義下，其他國家農民所引爲煩惱的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的問題都不會發生。因此，在蘇聯其整個農產品生產量係根據合理計劃而逐漸上升。

遠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內戰時期中，集體農場早已有萌芽，但當時組成集體農場者僅佔全體農家百分之一而已。整個鄉鎮之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始於一九二九年。在此種全體集體化之第一年中，農業生產即有顯著之增加，農民之物質環境即有顯著之進步。由於集體農場制度之推

行，使以前日陷貧困之農民開始度其安定之生活，而鄉村之貧乏亦已永久消逝。集體經營的有利情形就吸收了無數的農民加入了集體農場，創設了新的集體農場。一九三三年參加集體農場之農民約百分之六一·五，至一九三八年達百分之九三·五的農家已參加集體農場，其所佔土地佔全部耕地面積百分之九九·三。從此以後，一八、八〇〇、〇〇〇個零星破碎的小農地已經組成了二四二、四〇〇個大規模的發展迅速的集體農場，其所佔耕地面積已擴展到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現代化農業制度已在蘇聯建立。農民的物質及文化水準已經迅速提高，全民的糧食和工業的原料均能供應無虞。

在蘇德戰爭以前，集體農場以及極少數的沒有加入集體農場的個別農民所佔的土地達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公頃，而沙皇時代貧農及中農所佔土地僅一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因此在蘇維埃政權以前，每家農家所佔土地平均為七公頃，但其中有一半僅有一公頃至二公頃。現在集體農場每家平均為二〇公頃，在各邊區如西部西伯利亞則平均為四十九公頃，有些區域尚超過此數。在一九四〇年耕種面積較一九一三年增加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其中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用以種植穀物，七、五〇〇、〇〇〇公頃，用以種植工業原料，六、三〇〇、〇〇〇公頃，用以種植瓜果蔬菜，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用以種植餵牲畜芻秣。

機器曳引機站減輕了蘇聯農民的勞動。在一九四〇年一年之內，蘇聯政府對機器曳引機站之支出達八十萬萬盧布。在該年，蘇聯計有曳引機五二三、〇〇〇架，康拜因機（複合機，或稱收割打

穀兩用機)一八二、〇〇〇架。主要的農業工作均已機械化。機器曳引機站所耕作之集體農場面積一九三〇年爲一〇、四〇〇、〇〇〇公頃，至一九四〇年增至一一、一〇〇、〇〇〇公頃。在一九四〇年全國六、九八〇個機器曳引機站耕種了百分之九四·五的集體農場總面積。如將此種工作改用人力及用馬拖犁耕種時則每年需增加一千一百萬工人工作。機器曳引機站能夠很快的將土地深耕，及時播種，開墾休耕地，在秋季耕犁那些春季下種的土地，使集體農場農人之勞動生產率較個別農民增高甚鉅。凡此種種均足增加穀物生產，並改進集體農民之福利。

蘇聯農業在平時及戰時之優異的成功亦可從蘇聯農村勞動組織之新形式中追溯之。在對德戰事發生以前，每個集體農場平均約七十八家，三四二人，其中有一四九個十六歲以上之年富力強工作者及蘇聯有效的勞工組織使全部勞動力均能充分利用，因而創造了奇蹟。社會勞動組織的新形式有二：一爲長期耕種組，一爲牧畜組。此二者經過長期的試驗後始證明其成績優越。每個耕種組的人而平均約五十人，其所管理之面積約二百公頃。每一組的本身就是一個完全的生產單位，很完善的配備了所需的獸力，曳引機和農具。每一組分成了三個或四個小隊，每小隊約有十個至十四個集體農民，共同管理五十公頃上下的農地。

莫斯科區席克哈夫縣 (Shakhov District) 的「鐮刀及斧頭」集體農場 ('Hammer and Sickle' farm)、現在是最進步集體農場之一，在以前此塊田地，草地及森林地帶係屬於哥立清公爵 (Prince Golitsyn) 孟契爾斯基 (Meshchersky) 及其他大封建地主所有。集體農場老農人克魯格洛夫 (V. I.

(Krislov)曾回憶其過去生活謂：「我記得我父親有一塊半土地，約等於現在的一個半公頃。我們全家七口，有馬一匹，牛一頭。我們的生活極為貧苦。很自然的，我們怎樣能夠過好的生活呢？我們所有的土地僅能生產二十五普特（Food）的穀物（約四百公斤），而我們需要的是五十普特（約八百公斤）的穀物去維持全家生活。」

在現在「鐮刀及斧頭」集體農場，却成爲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全蘇農業展覽會（All-union Agricultural Exhibition）的代表，它被認爲最著名的模範集體農場。這個農場有一所製酪場，有養牛房，有一個菓園，有一個「密楚林」（Michurin）變種的蘋果園，有一個很好的牲畜飼養場，有一個牛槽，有三座倉庫，有四座穀倉，有許多暖室。此外和其他集體農場一樣有很好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在農場內有劇場，軍事訓練亦在進行。組成此集體農場之每一家，平均每年可收入二、〇五〇公斤的穀物，一、六四〇公斤的芻秣，和一、〇〇〇盧布。此外每家尚可保有私有的牛、羊及其他少數牲畜及十五株至二十株蘋果樹。

集體化的結果使大規模的使用現代科學的耕作方法變爲可能，如正確的輪種方法，礦物及有機肥料的使用，深耕法，休耕地的處理，春種地的秋季犁耕，芻秣的種植，雪水的保存（Snow Retention），已發芽種子的播種及耕種各階段中穀物的正當保存等。此種方法均足助長穀物的生產。在革命前每公頃約平均生產爲〇・七四噸，而蘇德戰爭前夕每公頃約生產一・〇五——一・一五噸。蘇聯穀物生產竟超過美國。一九四〇年全蘇穀物生產總量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噸，而號稱革

命前黃金期之一九一三年僅八〇、一〇〇、〇〇〇噸。近年來全蘇集體農場平均生產量每家均可生產穀物五噸，在產穀區的數字尤高，而在革命以前有百分之五十二的農民竟不能得到足夠穀物以維持其生命。棉花生產量在一九三八年為二、六九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之平均每年生產量僅六八〇、〇〇〇噸，計增四倍左右。亞麻纖維在一九三八年為五五〇、〇〇〇噸，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各年為二六、〇〇〇噸即增加兩倍。甜菜在同時期之比為一六、六八〇、〇〇〇噸及九、七〇〇、〇〇〇噸，計增加百分之七十。在集體化之下，蘇聯牲畜之產量為全世界之冠。在希特勒發動攻蘇以前，全蘇集體農場共有大牧場六一八、〇〇〇個，每一農場約有牧場二個至三個。每年提供市場之牲畜數目約牛一四、九〇〇、〇〇〇頭，豬七、一〇〇、〇〇〇頭，山羊及綿羊約三三、三〇〇、〇〇〇頭。一九四〇年所有農產品總產量約一倍於革命前的數字。

集體農場之另一次大的利益為提供市場之生產量的激增，此即生產超過了各集體農場成員的需要而發生巨額的剩餘。此點對於蘇聯全國糧食之供給關係極大。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全蘇穀物提供於市場者僅佔總產量百分之一三。三，至一九三八年則增至總產量之百分之四十。棉花提供於市場之數量於一九三八——三九年較一九二六——二七年增加百分之五〇三，亞麻纖維增加百分之二三九，甜菜增加百分之二六七。原料及食糧儲備數字的增加，對於國家的國防力量增加不少。

有計劃的將農業生產分配於全蘇領土對於國防亦極重要。在以前蘇聯之主要穀倉係在南部。在北部幾無農業存在，在中部各區亦非生產區域，其所消費之穀物在其所生產之上。此種情形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及蘇聯內戰期中曾發生不良影響。以此種情形下就需要大批長途運輸工具以輸送糧食，結果使糧食的供應發生惡劣的結果。在集體化之下，生產區與消費區之劃分始全部釐訂。在東方建立的巨大的穀物生產根據地，而穀物的生產也深深的伸入了北部各區。東部各區的耕種面積，已經擴展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約等於全部德國之耕種面積。其中種植穀物者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以上，竟超過德國種植穀物的全部面積。因此，東部已成爲蘇聯的主要產穀區。隨着農業的進步，集體農場農民的福利亦已改進。在帝俄時代貧農及中農佔土地耕作者的極大多數，其所生產之穀物約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噸，至一九四〇年集體農場農人則生產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噸。集體農場農人之金錢收入在一九三三年爲五、七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三九年增至一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集體化各年中，蘇聯鄉村發生了文化革命。根據全國人口調查數字，一八九七年九歲至四十九歲間識字之鄉村人民僅佔百分之二一。七，一九二六年增爲五〇。六，一九三九年增爲八六。三。在帝俄時代，全蘇鄉村中的圖書館，閱覽室及其他文化機構竟不到一百所，而一九三九年集體農場擁有上述文化機構達十萬所以上。在革命以前，鄉村小學約有九四、〇〇〇所，學生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九三九年小學數目增爲一五四、〇〇〇所，入學學生增加至二千二百萬九。公共健康方面亦有顯著進步。十月革命以前，全俄鄉村共有醫院，產科醫院及其他醫藥機構約一一、九〇〇所，至一九三九年則增至五五、五〇〇所。在帝俄時代鄉村並無婦女及兒童療養室，接生站，

托兒所等組織，而一九三九年婦女及兒童療養室，接生站增至一四七、〇〇〇所，而集體農場托兒所所養育之兒童竟達四百萬人。

在蘇聯，城市與鄉村的距離已經縮短了，蘇維埃鄉村的文化及經濟水準已漸漸和城市接近。集體農場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不僅超過了各個小農之上，同時也較以前地主及富農的大農場為優。在短短的十年內（一九二九——一九三九年）集體農場制度已經將農業生產力發展到最高水準，使蘇聯的軍事力量和國防力量大大的增加。

農業機械化的進行是需要訓練大量熟練工人的。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中集體農場與機器曳引機站訓練了六〇、二〇八個機械員，一〇六、三〇二個曳引機隊長領袖，二、三六五、一二七個曳引機駕駛員，三〇五、八六二個康拜因機司機人，二、一六一、二六八個康拜因機助理司機，一九六、三三三三個複雜打麥機司機人，六二、〇六八個亞麻打麻人，及二〇七、二一六個貨車駕駛員及汽車司機。在戰時上述人員均成為紅軍中摩托化及機械化部隊的補充者。同時，高度機械化的結果也使農業克服了若干戰時困難。因在戰時男人都奉命入伍，由於農業機械化的結果，可以將以前沒有使用過機器而現在已經能夠代替男人的女工和青年工人，加以合理的利用。最後，由於最重要生產手段集中於機器曳引機站之手，可以使政府合理地計劃農業上動力如曳引機、獸力、運貨車等的分配。而此種動力在戰時特別覺得重要。此外在集體農場中尚有二百萬農場的組織者，其中包括集體農場的經理副經理，畜牧組長及其他小隊隊長，簿記員等。其他尚有三百七十萬工人均破授

以普通職業訓練如照料馬匹，管理牛羊，製造乳酪，喂養豬豚，看管絲蠶，及灌溉田地等工作。除上述機械駕駛員及行政管理人員外，在戰爭發生以前尚有二十二萬二千個農業經營家，農藝專家，土地測量專家，動物飼養專家，獸醫及助理獸醫，他們都在從事農業改進的工作。在蘇聯農業方面均有專才在主持着，在平時以及戰時農業之所以能如此發展者，此係其重要因素之一。

集體農場的勞動組織方式，使鄉村的勞動力量能夠充分的利用，它不僅能夠使半熟練工人代替入伍之熟練工人工作，同時在此種環境下還能夠增加生產。對於技術落後之個別小農，當着他們的主要生產者離開家庭而被徵入伍時，則無法耕種他們的小塊土地，除了削弱和破壞外實無他途可循。即以第一次大戰時期而論，地主之夫農場亦因缺乏勞動力量及機械而致生產量減少。但集體農場之情形則不然。由於機械化的結果，可以使勞力在不減低效率下，舉行重分配，以補入伍人員之缺額。行政及事務人員可以大量減少，許多只熟悉一門工作的勞動者可以學習第二，第三門技術，以備需要時使用。因此在集體農場產生了卓越的勞動生產記錄，有時尚超過戰前水準。

集體農場勞動的特質，及其他各種訓練，使集體生活變成了集體農場農民的第二天性，在其工作中及社會生活中均深受影響。故集體農民在加入紅軍時對於各項嚴格訓練均能勝任。紅軍戰鬥力量之所以如此強大者其故即在於此。以參加紅軍之人員大多係從鄉村徵調而來，而此種集體農民，教育程度頗高，其政治意識亦甚正確，均能知為何而作戰。其知識水準均超過其上一代之農民及未集體化之農民。同時，集體農民文化及物質水準的提高使鄉村人口之健康大為改進，因此紅軍之戰

門力量亦隨而增加。

集體農場制度之建立，爲蘇聯人民在和平經濟建設時期最主要的成績之一。在戰爭爆發前夕，蘇聯鄉村人民均能享受繁榮之樂。蘇聯農民之所以願意以最高熱忱及毅力保衛其國家及蘇維埃政權者，其故在此。他們是爲集體農場制度而戰，這個制度使他們從各種剝削制度中解放出來。他們是爲他們的肥沃土地而戰，以避免土地落入德國貴族及地主之手。他們是爲着自己血汗創造出來的財富而戰，爲着他們的文化以及保證他們以一種自由康樂的生活之政府而戰。

一一

現代戰爭是資源戰爭，國家的生產力對戰爭影響極爲重大。在所有戰爭中，糧食供給爲一極主要因素。從歷史上告訴我們，在戰爭期中農業生產量常因人力與獸力之徵爲軍用，農業機械及肥料之減少及種子的缺乏等原因而急速下降。在帝俄時期，地主及富農經濟爲農業的主要形態，其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打擊即極顯著。一九一四年的收穫量較一九一三年減少百分之十五・四。農業之所以特別受戰爭影響的原因，主要係由於大農場技術落後而個別的小農家又更無能力增加生產。在戰爭開始的前三年中（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主要穀物的耕種面積減少一千萬公頃，而穀物及馬鈴薯之年收穫量自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之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噸減至一九一七年爲八一、二〇〇、〇〇〇噸。

地主及富農常以剝削工人及犧牲小農田地而自肥。在戰爭期中，有許多貧苦農民較以前更爲貧乏。如圖拉省 (Tula Province) 無土地耕種之農民在一九一三年佔全體農民百分之四·四，至一九一七年增至百分之六·五。星比爾斯克省 (Simbirsk Province) 自百分之二·〇·三增至百分之二·三·四。加盧格省 (Kaluga Province) 自百分之六·五增至百分之十四·六。諾伏哥羅省 (Novgorod Province) 自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三·五。在全國各地均發生糧食恐慌，少數提供於市場的剩餘農產品幾全部爲軍隊所消費，城市人民幾無食品可食。運輸的紊亂使糧食恐慌更爲嚴重。

此次戰爭給予了蘇聯農業以若干艱巨工作。第一要不顧困難充分給予紅軍，後方人民及從前方撤退的人民以糧食，及給予工業以充分原料。第二要彌補在戰爭初期因德國暫時佔領大部分蘇聯肥沃土地後所發生損失。第三，當德軍被紅軍驅逐後，如何恢復解放區內德軍所給予農村以毀滅掠奪後的元氣，上述工作要在極端困難下執行。因爲在戰爭期中，農村人力因徵調入伍及調派兵工廠及其他重要工作相對減少，而農場曳引力量也因爲馬匹，曳引機及運貨汽車由農場調派軍事機關使用而大形減少。但蘇聯農業機構竟不顧一切困難，克服了一切困苦獲得顯著的成績。所以史太林很誇獎蘇聯的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能夠正確地如期供應人民及紅軍以糧食，及供應工業以原料。

在此次戰爭爆發時，蘇聯農業證驗了一次驚風怒濤的襲擊。在極緊張的戰爭環境中，蘇聯農業還能夠不斷的進步，便充分證明了集體農場制度的安定性和不可毀滅性。

蘇聯農業的最主要成功之一爲各區耕種面積之擴張。在同一領域內，一九四二年的耕種面積較

一九四一年多二百萬公頃。耕種面積之擴大主要係在東部。其主要成績係由於春季穀物耕種面積增加的结果。在東部更創設了一塊新的穩固的生產工業原料（如甜菜，煙草，長纖維亞麻）馬鈴薯，蔬菜，甜瓜及藥用植物的根據地。歐洲俄羅斯（European Russia）中部區域耕種面積之增加亦為戰時蘇聯農業成就之一。這方面的成功縮短了軍糧供應的運輸距離，同時對於中部工業區域的糧食供給也有很大的幫助。

甜菜已經在國內十二個至十五個新區域內種植了，在阿爾泰（Altai）克拉斯諾雅爾斯克（Krasnoyarsk）烏茲貝克斯坦（Uzbekistan）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吉爾吉斯（Kirghizia）以及其他灌溉地區的甜菜種植面積已經增加，其生產量竟二倍或三倍於非灌溉地區。由於上述地區的耕種使南方各甜菜生產地暫時淪陷的損失得以補償。在北部各地如伏爾加河（Volga Region）高爾基區（Gorky Territory）及新西比利亞區（Novosibirsk Region）也種植了甜菜，其收穫量極為可觀。新種植甜菜區域的開闢縮短了長途運輸，增加了集體農場的所得，對於戰時及戰後之國民經濟影響頗大。

在戰爭期中，蔬菜尤其馬鈴薯種植面積的擴張在全國各地積極進行。工業區設立了自己使用的蔬菜種植區及郊外牧畜場。屬於工廠的農場，菜圃及城市工人之個人的菜園都在全國各地設立，其成績頗佳。戰爭第二年（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冬季作業耕種面積之增加亦為集體農場繼續努力之另一證明。在一九四二年秋季之冬季作物面積較一九四一年增加二、一〇〇、〇〇〇公頃，其中包括西部西伯利亞（Western Siberia）及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一百萬公頃。經過此次擴充

後使一九四三年穀物總收穫量大為增加。國營農場及集體農場在畜牧業方面亦有顯著之成功。在戰爭第一年牛的數目增加百分之十一，綿羊及山羊亦同樣增加。此為戰時之顯著成功。在一九四二年集體農場向政府繳納之肉量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九。

大規模的灌溉溝渠開發工程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仍繼續進行。一九四三年中達吉克斯坦區 (Tajikistan) 及烏茲貝克斯坦 (Uzbekistan) 兩地集體農民在政府給予技術的及物資的協助下，以自己的勞力建築了長五十公里的大基薩爾渠運河 (Great Gissar Canal)。其灌溉面積達三、五、〇〇〇公頃。在同年中四十萬工人開始建築弗爾哈特水電站 (Farkhad Hydroelectric Station)，該站也是蘇聯最大發電廠之一，其引水至發電站溝渠之長為世界第一。該電力站對於烏茲貝克斯坦工業及農業之將來發達影響極大。一九四二年吉爾吉斯 (Kirghizia) 集體農場農民以同樣方法建築及創辦了二十個水力發電站。戰時此種巨大建築之興辦完全說明了集體農場制度所擁有力量的巨大。

蘇聯中部區域之農業生產亦已進步到新的及更高的水準。雅洛斯拉夫區 (Yaroslavl Region) 一九四二年之農作成績較以往各年均佳。在該年中竟超過政府所訂立之冬季作物耕作計劃三萬九千公頃。集體農場之牛的產量增加百分之四一·九，綿羊增加百分之四八·四，豬增加百分之三七·三。在一九四二年集體農場向政府繳納之實物均超過一九四一年，其中計穀物超過五四、七〇〇噸，馬鈴薯超過六一、〇〇〇噸，蔬菜超過二四、六〇〇噸，亞麻九、六〇〇噸，亞麻種子一、七五〇噸，肉超過四四三噸。高爾基區擴充耕種面積一二一、〇〇〇公頃，一九四二年春耕計劃提前十

八日完成，穀物收穫則較上年提前三十日。集體農場在一年內計增加牛百分之三一·二，豬百分之四三·二，綿羊百分之四一·二。爲着供應紅軍需要，集體農場在一九四二年向政府繳納之實物均超過一九四一年，內計穀物超過七四、〇〇〇噸，馬鈴薯超過三四、三〇〇噸，蔬菜二九、〇〇〇噸，亞麻超過三、〇〇〇噸。其他如加里寧區（Kalinin Region）雖有一部分農場被德軍所佔領，但自德軍從該區被驅逐後，該區竟提前向政府履行各項義務。稞麥、春麥、亞麻及馬鈴薯之生產均已超過計劃。在曳引力減少下該區竟實行了在秋季犁耕來年春季播種的土地，其成績甚爲優越。其秋季耕種計劃亦超過百分之二九·六。上述各項顯著之成功均足說明集體農場制度之優越性。小規模的個人農地制度決不能忍受戰爭之打擊，同時也決不能供應全體軍民以必需的食糧及工業原料。

三

蘇聯農業戰時之進步大部分應歸功於集體農場之經濟的及組織的穩固性。有計劃的分配與利用熟練勞力及對於使用農業機械之訓練爲達到此成績之主要原素。在一九四二年訓練了二四五、〇〇〇個曳引機駕駛員，四九、〇〇〇個康拜因機司機人，一一、〇〇〇個機械員及二〇、〇〇〇個曳引機的組長。千千萬萬個婦女代替了男人從事駕駛曳引機，運貨汽車，康拜因機及修理機械工作。故在戰時農業上技術工人仍能大量隨時補充。

曳引機的組長的組織，還在不到一年之中，由一個或幾個接近於集體農場的耕種組組織而成，以服務某特定田地爲目的。有特別訓練的集體農民均可調派從事駕駛曳引機，農業機器及其他農具工作。在此時期內集體農場在未得機器曳引機站站長同意以前，不得指派其從事他種工作。機器曳引機站工人如能如期完成或超過生產計劃時，則給予獎金。如收穫量超過計劃數字時，曳引機駕駛員，曳引機組長、小隊長及其助理員及從事駕駛曳引機之集體農民均可得到實物獎勵。康拜因機司機員則根據其每日打穀數量領取實物獎勵。集體農場各組長及畜牧場管理人如穀物之收穫及牧場之生產量增加時亦可領取獎金。

在戰時對於農業機械之保管及修理特別重視。曳引機駕駛員，康拜因機司機員，機械師及曳引機組長均慎重選擇任用，燃料以最經濟方法使用，破舊機件均送至附近工廠或修理廠修理。全國最好的機器曳引機站及國營農場均能極經濟地節省燃料。曳引機及汽車以儘量使用當地燃料爲原則。至一九四三年春天機器曳引機站及集體農場有七、七五〇架曳引機及三千輛汽車已裝置煤氣發動機（Gasgenerator），由此而節省之礦物油每年計達許多萬噸。在戰時各種應供機器曳引機站的資源補充方法，次第發現。如一九四二年在史太林格勒區（Stalingard Region）之依洛夫機器曳引機站（Ilovian Machine and Tractor Station）發動之下，全國工廠機器曳引機站及國營農場均進行收集修理曳引機康拜因機及其他農業機械之廢料及原料運動。結果國家節省了價值數十萬萬盧布很感缺乏的原料而機器曳引機站則收到了大批以當地原料製造的廢料。

生產協助之另一新形態爲城市對集體農場之協助，其中以工廠對機器曳引機站及集體農場之協助最爲重要。例如一九四二年春新西北利亞區（Novosibirsk Region）之契卡洛夫工廠（Chikalov Plant）曾由該廠機械裝配工人，旋盤細工，鐵工等組織了二十組攜帶價值十萬盧布之工具及原料協助各集體農場工作。這些工人致集體農民之函件內容如次：

「今日本廠有數百工人到古賓斯克縣（Gubinsk District）各集體農場進行協助。當現在前線需要許許多多的生產品的時候，要從我們工廠分出大批熟練工人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們仍然身出一部分人力來協助你們，完成極重要的軍事及經濟工作。我們相信，留在工廠的人員將要工作得更努力，更好，更一致團結。我們保證我們自己要代替離廠人員工作，要逐日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同時我們派到你們古賓斯克縣集體農場進行協助的工作人員，也是不顧一切完成他們的工作的。現在各集體農場的穀物已經在大熟時期，我們要在最短的可能時間內毫無損失地將其收割。我們派來貴處的同志，就是要協助你們完成此項工作的。」

其他的例證更多。工廠及破山的工人鼓舞了集體農民加緊工作。他們在一個信念下團結起來，這個信念就是在後方加緊工作迎接勝利。

各集體農場，各機器曳引機站，正如整個各區，各邊疆及各加盟共和國一樣，它們的輝煌紀錄之創造，大部分由於生產手段得以充分利用的結果。利森區（Ryazan Region）「李彼諾夫」機器曳引機站（Rybnov Machine and Tractor State）在格爾瑪契（Darya Matveyevna Garmach）領導下

之婦女曳引機組對於曳引機之使用，曾有極光輝之成績。該組之耕種成績為每一標準機能每季耕種一、〇八四公頃的土地，其工作等於普通曳引機二季半之工作，同時又節省燃料六、一四八公斤。阿爾泰邊疆區(Altai Territory)的「布琴尼」機械及曳引機站(Bud'yenny machine and Tractor Station)之康拜因機司機員片德尼薩(Pyatnitsa)曾收割一、八〇〇公頃的土地，並節省燃料二千公斤。康拜因機司機員杜比西克(Dubshik)曾收割一、三〇〇公頃，並節省液體燃料六、三〇〇公斤。所有上述事項說明了在集體農場服務之機械員及曳引機駕駛員，均能增加工作成績。這種努力，改良了農業方法，如期完成了農業工作，並增加了農地收穫量。格爾瑪契女組長曾號召全國婦女曳引機駕駛員在一九四三年舉行全蘇提高生產大競賽。茲錄其號召書之一部分如次：

「親愛的同志們，在這次戰爭第二年的春天，當曳引機，獸力及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工人大量減少的時候，我們要完成春耕及其他農地工作計劃必須要靠曳引機，康拜因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的更充分地完全地利用，同時也要靠我們自己工作的質量和數量來決定。讓我們以全力來創造輝煌的成績吧！我們要使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收穫量大大增加，我們要給予全國軍民以更多的穀物，馬鈴薯，蔬菜以及工業原料。」

曳引機與馬匹及人力之妥善配合在戰時亦極重要。在戰爭發生以前集體農場並未將獸力充分利用於農地工作方面，在現在則非充分利用不可。同時，大的集體農場在利用獸力其效果比那些小農地大過三倍或四倍。因此在一九四三年春季開始前，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對其每一匹馬，一頭牛及

達三八七單位，其二子在一九四〇年爲六十五工作日單位，一九四三年達二八六個單位。在此集體農場中與這種情形相似者約在二百五十家以上。

集體農場勞力之有計劃的分工及專門化，使集體農場之勞動生產率水準大爲提高，其水準之高遠在個別農民之上。在任何地方沒有一個農人能夠在一個春耕季節中耕種一百公頃或一百公頃以上。但阿爾泰區，烏格洛夫縣 (Ugl'ov District) 之「列寧遺囑」集體農場 (Lenin's Behest Collective Farm) 的農民西皮可夫 (Shid'kov) 竟以一個人的力量犁耕了一百二十六公頃。阿爾泰區安得烈夫縣 (Andreyev District) 之斯泰哈諾夫卡集體農場 (Stakhanovka Collective Farm) 之播種者烏薩可夫 (Ushakov) 以手播種達一百二十公頃。在一九四二年收穫季節巴什基利亞共和國 (Bashkirian A.S.S.R.) 波柴微那縣 (Buzavyan District) 之布里雅克集體農場 (Bulyak Collective Farm) 的農人謨罕孟辛 (Mukhametshin) 以馬匹力量竟收割一四一公頃。上述三人均得社會主義農業中的卓越的工人的頭銜。此等集體農場農人的成功充分說明了在集體農場制度下，農業生產量增加的可能性。集體農民之所以能克服一切困難者，其故亦在於此。

千千百百的集體農場在戰時工作中得到了豐富經驗。莫斯科區考洛姆那縣 (Kolonna District) 的高爾基集體農場 (Maxim Gorky Collective Farm) 卽爲一例。一九四二年該農場動員了其全部成員二二五人從事農地工作，其中包括一百個老年男女工人及二十五個少年。每人平均耕種農地三公頃。由於各組各小隊的勞動組織之適當；集體農場農民除看管畜場及菜圃外，其耕作農地成績竟超

過平時以上。該農場共有長期性的小組三組，二組爲耕作組，一組爲畜牧組。每耕作組分爲三小隊，分別主持蔬菜種植及芻秣耕種等工作。至於穀物之種植收穫則由全組負責。分配集體農民加入各組之標準，係根據個人之素質經驗及技術。當工作極度緊張需人甚多時，所有人員如木匠、泥水匠、鐵工、飼養蜜蜂工人，看守人，事務工作人員等均參加農地工作。每組均有其一定時間內的工作計劃，由組長迅速指派各小隊工作。工作人員之報酬係根據工作性質以個別計件制或集體計件制（Group Piece Work Rates）方式支付之。每一小隊人員均明瞭其工作超過規定額數時之獎金。機械、馬匹、犂及其他一切農具均分配於各組供其一季內使用並歸其保管。每組組長均隨時注意其所屬各小隊在實行計劃工作時所必需之生產手段。

集體農場之工作及生產均有嚴密之計算。每個集體農民均有工作簿一本以登記其整個農地工作。工作簿爲支付報酬之基本文件。每一組長很迅速的很正確的將每個人所作之工作及其所得之工作日單位數目記入其工作簿中。集體農場簿記員將每組或每一小隊所收穫之生產品加以計算，而與其他組與小隊及耕種人員之生產品比較計算之。此爲集體農場規章所定之基本的組織及經濟原則。從「高爾基」集體農場及其他無數集體農場的經驗看來，上述原則在戰時仍證明其完全適合。

集體農場爲計劃經濟。由於勞力及一切吸引力正常供應的困難，在戰時集體農場生產計劃更變爲重要。集體農場全體人員均參加生產計劃之擬訂，務使與政府一般計劃相配合。他們的經驗及創造力能夠使全部可用的人力及物力達到完全動員及完全利用。生產計劃對於整個農場及每個個人均

爲不可違背的。在每個小隊，每一組集體農場，機器曳引線站，國營農場及整個一區間都在很廣泛的展開社會主義競賽。這是生產方面的友誼競爭，它對計劃完成的助力極大。在戰爭時期中，由於愛國心的驅使蘇聯農民很熱忱的參加了這種競賽。

城市人民在政府指定下動員參加農業工作，去協助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及機器曳引機站。高等學校的學生及高級小學的高年級學生也常常在暑假時參加農地工作去幫助集體農場。蘇聯鄉村雖擁有大批尚未完全利用的人力可供工業使用，但有許多縣的集體農場在每季工作緊張時，尤其在收割時期，常常感覺人力不足。動員城市人力從事農地工作即爲解決人力季節缺乏的方法。集體農場人力常因總軍佔領區及鄰近前線地帶人民之撤退而得補充。集體農民對撤退人民極表歡迎，由農場供給其住宅，食品，並給予其私人使用之菜圃及各種家禽與家畜。很自然的，對於每個撤退下來的人員也給予一種農業工作。因此撤退者在集體農場不但不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逃難者，而且由於他們勞動力的補充，反而使對城市人民及紅軍的農產品供給可以增加。在德軍開始進攻時，撤退人員的數目是史無前例的，但集體農場均能解決其生活，集體農場制度的優越性於此可見。

集體農場所得的分配是很嚴格的根據各個集體農民所得的工作日單位來決定，這是集體農場制度基本原則之一。但工作的質量也是決定工作單位的主要因素。在上面我們已經提到爲着使此原則更能發揮計，集體農民如能增加其穀物的收穫或牲畜的生產時，即給予獎金。在此種制度下，勞動生產力增加甚速，斯泰哈諾夫獎勵者也風起雲湧，在下面各例中就可明白。如阿爾泰區克羅契夫斯

克驛 (Kluchevsk District) 「新村」集體農場 (New Village Collective farm)，在黑寧那·格萊 (Henia Gulieh) 管理下之小隊，在一九四二年春麥生產每公頃平均增加二〇。[生的納] (Centner) 其穀物產量亦超過原定計劃五〇四生的納 (Centner 為歐洲衡量之名，在德國，匈牙利，瑞士諸國，等於五十公斤，在北歐略有出入——譯者附註)。該小隊共得獎金一二六生的納穀物，而後將其均分於各隊員。更如在烏琪派斯坦縣 (Uchaistan District) 的「突擊隊」集體農場 (Svyot Udarnikov Agricultural Artel) 中的一個牧人叫安德爾哈諾夫 (Andarkhanov) 其所生產之小羊超過原定數額達七十五隻，羊毛及羊乳之收穫量均超過原定計劃。結果以綿羊十五頭，羊毛十五公斤及羊乳一三六公斤作為獎金。

要判斷每個農場整個工作的最後成績是要看該農場利用土地的合理化程度及其在戰時履行對政府應盡義務之情形而定。每個集體農民都知道當他們增加了穀物和牲畜的產量，或很謹慎的保留了一公斤農產品，或及時的履行了對政府義務，都是直接的幫助了紅軍及全國人民去驅逐德軍。集體農場制度之基本原则如生產手段之社會共有，機器與引機站之國有，工作組織之效率化及工作報酬支付之合理化等在戰時更為發揚鞏固。蘇聯集體農場制度之繼續及經濟的鞏固性使蘇聯農業克服了戰時的特殊困難而得到空前的成功。

四

德國在計劃閃擊蘇聯的時候，以為戰爭發生後蘇聯後方將陷於動盪不定，而國內農人與工人將發生嚴重的分裂。戰爭進行時充分證明了德國估計的錯誤。蘇維埃工人和農人的友誼上聯合是蘇聯後方不可破壞的堡壘。全民戰爭已經將全國工人農人及知識分子團結得比以前更為穩固。

二十五年來蘇聯農人由於和工人聯成一氣並接受其指導而得到一種自由快樂與富足的生活。對於蘇聯農人講來沒有一種權利是比在集體農場以自由民資格而工作的權利及為着自己利益及國家利益而工作的權利更為寶貴。農人這種思想和感情在著作家哥爾巴托夫 (Gorbunov) 的小說中描寫得十分透澈。在他描寫其書中主角集體農人阿拉克西·柯里可夫 (Alexei Kulikov) 的言辭時，他說：「我們並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俄國。我們所需要的俄國是一個集體農人能夠支配自己的土地的國家，是一個農人妻子生育時由公設醫院照顧，其子女由公立學校教育的俄國。我們需要一個蘇維埃俄羅斯。我們不需要其他任何形式的俄國，事實上也不會有其他形式的俄國。」

在蘇聯淪陷區內，德國法西斯將集體農場的田地改由德國地主管理。他們引進了最可仇恨而負擔最重的封建奴役制度——強迫勞役制度 (Corvée System)。他們掠奪了蘇聯集體農場農人頻年以血汗累積來的財產。德軍在各地燒殺奸淫，無所不為。千千萬萬的男女蘇維埃農人在淪陷區被德國逮捕並強迫在德國工作，過着一種非人的生活。希特勒黨徒以人類所未聞的罪行虐待在淪陷區內的蘇聯平民。下面是從列寧格勒區 (Leningrad Region) 淪陷區內巴父洛夫村 (Pavlovo Village) 逃至蘇聯後方的一個農人的見聞錄。他說：

「德國軍隊像一羣匈奴人一樣，掠奪了我們的村子，不留下一寸布，一雙鞋或一塊麵包。在冬季許多人民均因饑寒交迫而死亡。在春季德國當局使用了一切方法強迫農民耕種土地。他們說所有穀物收穫量除分配一部分供應德軍需要外，其餘的均歸農人保有。有少數農人受了他們的欺騙耕種了許多公頃土地。但大部分集體農民只耕種其私有的菜圃。等到穀物成熟時，德軍宣佈所有田地的全部收穫均為德軍財產。在槍桿威脅下，德軍強迫農民收割，打禾及搬運一切穀物。我們村子的農民拒絕履行這項命令。於是殺人放火的慘劇發生。德國法西斯槍斃了集體農民費杜德·李楚也夫（Fyedor Ruchyev）、彼德·古村米耶根（Peter Kuzhenyakin）、伊凡·巴格洛夫（Ivan Bagrov）、安娜·巴父洛夫（Anna Pavova）、尼古拉·古希尼夫（Nikolai Kusnarev）等人，掠奪并燒毀了整個村子。」

但野蠻的酷刑和罪行決不能破壞蘇聯農民的精神和動搖其對國家的忠誠。集體農場的男男女女們深惡痛絕希特勒的匪徒。千千萬萬的男女們都加了游擊隊去打擊敵人的軍隊。在游擊戰進行的區域，農民都集體上書與史太林，說明其對蘇維埃的忠忱，和對獲得最後勝利的決心。他們運用了一切力量在敵人後方去打擊敵人。後面事實完全證明了集體農場制度的力量。在游擊隊區域內鄉村中蘇維埃政權仍然行使職權，鄉村蘇維埃及集體農場行政機構仍繼續工作，各種行政機關與游擊隊均保持密切聯繫。根據法律本應繳納於政府的穀物，現則繳納於游擊部隊，若干農民除繳納其應繳之部分外，其私人所有之穀物，生產品及牲畜亦繳納於游擊隊。停留於淪陷區之農民均不願意為其敵

入工作。他們藏匿之食糧並以種種可能使用的方法接濟游擊部隊。法西斯德國開墾土地的計劃，由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Byelorussian）農民的反抗而全部失敗了。這些蘇維埃農民不惜冒着生命之險去保衛集體農場的財產。他們保全了集體農場的方法和規章，並幫助游擊隊和紅軍。圖拉區（Tula Region）西萊伯里諾·蒲路得縣（Serebryano-Prud District）的新生活集體農場（New life Collective farm）行政管理員依凡諾夫（Ivan Petrovich Ivanov）的英雄果敢的行爲將永爲後一代所記憶。依凡諾夫領導了一小隊法西斯軍隊陷入不能通過的泥沼森林中，他雖爲德軍所屠殺，但整個小隊的德軍均死於森林中，沒有一個能夠逃脫。

蘇聯後方的穩定性和農工間之不可動搖的結合，我們可以從戰時集體農場人民的驚人工作熱忱中看出來。史太林號召全國男女集體農民竭其全力從事工作，供給前線及後方以更多的穀物，肉類及工業原料。這個號召在全國蘇維埃農民中起了很熱烈的反響。全國展開了綜合性的社會主義競爭來回答這個號召。阿爾泰區集體農場在著名的集體農民葉得洛莫夫（Yefremov）發動之下組織了社會主義競賽運動，使提高勞動力運動很廣泛的在各農場展開。西布諾夫縣（Shipunov District）「莫洛托夫」集體農場（Molotov Artel），在一九四二年初號召全阿爾泰區集體農場男女農民在新年開始時發動競賽，以期更有效的援助前線，並發現及利用所有農業資源及儲藏以供國防的需要。戰時斯泰哈諾夫運動（The Movement of the Warime Stakhaovites）的展開更很迅速的吸引了千千萬萬的集體農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農業各部門都發動了全國性的大競賽。

集體農場的男女農民和國營農場，機器曳引機站的男女工人及職員，都互相競爭創立如期履行對政府各項義務，增加穀物及牲畜生產，農業機械的最有效使用及節省燃料等最高紀錄。這種競賽在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及各區都產生了卓越的結果。蘇維埃政府給予莫斯科區以國防委員會(Defence Committee of Defence)的紅旗獎(Challenge Red Banners)及一等獎，因為該區機器曳引機站的工作十分優良。加里寧區(Kalinin)也因穀物豐收而得獎，哈薩克區(Kazakh Region)因為其集體農場的畜牧場的顯著進步而得獎。高爾基區因為穀物收穫量增加及米瓦西自治共和國(Chuyash A. S. R.)因為集體畜牧農場改良均得優勝旗及二等獎。吉爾吉斯共和國(Kirghiz S. S. R.)由於農產增加及雅洛斯拉夫區(Yaroslavl Region)由於牧場改良及畜產量增加而得三等獎。政府除對上列各區給獎外，對於若干在農產及牲畜增產方面有顯著成績之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及各區均予以榮譽的提名獎狀。

在每一個地方，婦女都是社會主義競賽的發起者，並創造了新的生產紀錄。一九四三年在且波夫島(Tambov Region)的集體農場女農民發起之下，曾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競賽。從她們十七萬人簽名的給史太林的信中便可知道農民的偉大愛國熱忱。

「史太林同志！你建立了集體農場制度並給它力量 and 權力。我們如果沒有集體農場，我們決不能如此順利的和德國作戰，同時也不能驅逐消滅德國軍隊。如果沒有集體農場，每個鄉村婦女及其兒女的命運在戰時將陷入悲慘及失望之境。我們向你保證我們將保衛集體農場的財產，並

以種種可能的方法去加強勞動訓練及發展集體農場。」

在戰爭的期間，社會主義互助大規模地在各地展開。集體農場彼此以種子，機器，農具，獸力及熟練勞力互相援助。如這個農場的收穫比較豐足時，還可以代替其他農場向政府繳納各種生產品。在這裏指出了集體農場農民的團結心和他們動員內部資源的各種方法。蘇聯境內各民族的和睦團結亦可從互相協助中看出來。如韃靼 (Tataria) 亞美尼亞 (Armenia) 吉爾吉斯 (Kirghizia) 喬治亞 (Georgia) 烏茲貝克斯坦 (Uzbekistan) 及亞塞爾拜疆 (Azerbaijan) 等地的集體農場，當北高加索 (North Caucasus) 及烏克蘭從德軍手中解放的時候，都給予該地集體農場以友誼的協助。

蘇聯政府對於曾受德軍虐待的集體農場及農民，極為關懷，並極為注意。解放區內集體農場的牧場已重新建立，牲畜的數目日漸增加。在伊爾庫次克區 (Irkutsk Region) 內的出色的集體農場，在政府指導下在各地發動集體農場內設置史太林基金 (Stalin Fund)，以供援助解放區集體農場之用。農民在這方面。曾給了無限的協助。曳引機，汽車，農業機械，拖拉用的及取乳用牲畜，種子及糧食等均大量的損獻作為基金。解散區集體農場亦以最大自我犧牲精神從事工作，希望於最短可能時期內恢復集體農場的經濟。在各集體農場中，許多農民以自動捐獻方法，建立了特別基金，用以協助在前線的農民。因之由集體農場徵調出來之在前線作戰之士兵，當他們知道其家族從集體農場勞動中，與其私有園圃中，以及根據集體農場規章所建立之特別基金之津貼中獲得安定生活時候，其心境當極滿意。此外集體農場的男女農民尙捐獻其所得，以慰抗屬，政府及集體農場對於

在前線作戰之士兵均有特殊優待。

蘇聯農民的愛國熱忱，在其以糧食供給工業中心一點上，已表現無遺。一九四三年一月，高爾基城各工廠共收到超過預定計劃的糧食二千貨車。高爾基區之波哥洛得縣 (Bogorod District) 的集體農民依政府法定收買價格供應了高爾基汽車工廠 (Gorky Automobile works) 的工人四千公斤的肉，蔬菜十萬公斤及大量的穀物與麵粉。工廠工人則以技術上的協助報答農場。如製造裝置於曳引機上之煤器機及其他零件等。此種互相協助在全國各區均廣泛展開。

戰時蘇聯農民的愛國熱忱可於雅洛斯拉夫區哥西克村 (Village of Gorshika) 集體農場之表現見之。他們努力提高穀物及其他產物的生產量及牲畜數目，以期超過一九四三年政府所分派之生產額。此種多餘產物則捐獻於「國防基金」，及用以援助解放區集體農場及農民之基金。在一九四二年一年內，用以捐獻國防基金而擴充之耕地面積計達幾十萬公頃。雅洛斯拉夫區集體農民的倡議，得到了全國各地的擁護。集體農場農民對於全國的國防基金的擴充，也積極參加活動。自一九四二年秋季至一九四三年春季，在全國各地接受集體農人，工人，知識分子之個人儲蓄下來的捐款，用以建立飛機隊，坦克隊以及其他的武器。且波夫區集體農場農民在二個星期內捐獻了四千萬盧布，建立了一個坦克軍隊，這一隊就名爲且波夫區集體農民隊。爲了報答史太林在紅軍方面的功勳，全國發動了感謝捐獻。這個愛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無窮的力量。每個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及各區都捐獻了大量金錢，用以建築兵工廠及收購紅軍所需要的食糧。在四個月內「紅軍基金」所收到的獻金

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蘇聯全體人民的愛國運動之泉源是什麼呢？在一批獻給史太林的致敬辭中可以得到簡單而明確的解答。薩拉多夫區(Saratov Region)諾伏·波克洛夫斯基縣(Novo-Pokrovsky District)「斯泰哈諾夫」集體農場(Stakhanov's Collective Farm)的農人哥洛瓦特(Parapont Petrovich Goloraby)曾從其個人儲蓄中捐獻十萬盧布，製造一架飛機。在致史太林的書信中他說明了他的愛國行爲。

「在蘇維埃政權下，我變成了富裕的集體農民。當現在我們國家正在危險的時候，我決定以種種可能的方法去挽救。現在我將我在集體農場中以勞力得來的一切所得均捐獻於紅軍基金。十二月十五日我在國家銀行存了十萬盧布，訂購戰鬥機一架，以表示對國防的獻金。我的戰鬥機將給予德國侵略者以燬滅，或將帶給殘殺我們親戚及無罪蘇維埃人民的德軍以死亡。由集體農民個人儲蓄捐獻而建立的無數戰鬥機隊將可幫助紅軍驅逐德軍出境。」

在所有不屬於俄羅斯的各加盟共和國農民給史太林的信中，充滿了對黨的最高敬意，和對創立自由康樂生活及創立燦爛文化的最誠懇謝意。下面是喬治亞加盟共和國孟夏拉茲縣(Makharadze District)集體農場的一個農民給史太林的信中的一節。

「親愛的史太林同志：我們很歡欣的讀到你致喬治亞集體農民的電報上祝賀我們捐獻了七二、五〇〇、〇〇〇盧布作為設立坦克軍隊的基金。我們「奧琴尼甘茲」集體農場(Soleb Ortonki-Pize Collective Farm)的男女集體農民爲了響應你的祝賀和對紅軍的敬意，從我們私人儲蓄中加獻了

一百萬盧布，存入國家銀行，去建立一隊以喬治亞婦女集體農民為名號的坦克車隊。我們希望以我們金錢建立之坦克車要用以解放在德國法西斯壓迫下之烏克蘭的土地及烏克蘭的姊妹民族。多年來由於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幾尼奇斯克縣（Genichesk District）「史太林」集體農場（Stalin Collective Farm）的協助，使我們的集體農場得以完成。我們的友誼逐日增強。我們日漸進步，我們富裕的集體農場日益繁榮。當德國佔領烏克蘭後，我們的社會主義互助運動完全停止。我們很熱烈的希望整個烏克蘭不久可以解放。我們要立即恢復社會主義互助制度。我們要盡其全力從事於工作，協助紅軍完成解放的目的，即驅逐德軍及完全光復全蘇聯的領土。而恢復一個全蘇各民族團結一致的國家。」

這封致敬書中完全證明了蘇聯人民在政治上及精神上的合作無間，及蘇維埃農民和蘇聯黨的團結一致。

在史太林領導下，集體農場制度具有無窮盡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這力量增強了蘇維埃政府的軍事實力。集體農場制度和社會主義化的工業是蘇聯前方和後方的堅固堡壘。無論困難如何增加，蘇維埃人民在必將得到最後勝利，解放區的蘇維埃領地必將恢復快樂和歡笑的生活。

030
7070

G1023

著者: A. Laptev

書名: 苏联的農業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總館分館



分類號數

630

7070

登錄號數

G1023

蘇聯的農業

三二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渝初版

蘇聯建設
小叢書

蘇聯的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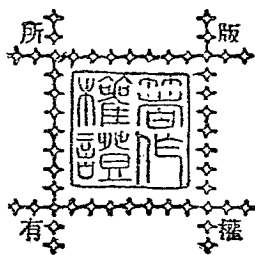
The Agriculture of U.S.S.R. in the War Time

(全一冊)

渝版漂白紙

◎

☆☆☆☆定價國幣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 | | | | | | | |
|--------|---------|-----------|-----|-----------|------|-------------|-------------|
| 發行所 | 印刷者 | 發行人 | 譯者 | 著者 | 主編者 | 編輯者 | 編者 |
| 各埠中華書局 | 中華書局印刷廠 | 李叔明 | 余長河 | I. LAPTEV | 西門宗華 | 中蘇文化協會編譯委員會 | 中蘇文化協會編譯委員會 |
| | | 重慶民權路四十一號 | | | | | |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李" (Li) and "子" (Zi).

